

知识分子的
笔墨事功

周泽雄 著

无论我们是否阅读知识分子著作，现代人概莫能外地生活在不同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之下，正如无论我们是否读过牛顿原著，我们都生活在牛顿的力学原理之下。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知识分子的
笔墨事功

周泽雄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 / 周泽雄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51-0574-1

I. ①知… II. ①周… III. ①文学家—人物研究—世界②哲学家—人物研究—世界 IV. ①K815. 6②K81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2665 号

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

著 者 周泽雄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30

电话: 010-88636419 传真: 010-88636419

E-mail: xiyuanpub@163.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74-1

定 价 52.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笔墨与事功

这是一本谈论写作的书——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因此，这又是一本探讨观念与影响力之明暗消长的书。

写作技艺通常由文人墨客执掌，本书意在证实，知识分子的笔墨世界同样丰富多彩：有时更加诡譎，有时更加浩瀚。有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流的诗人作家，如本书提及的卢梭、弥尔顿、左拉、加缪和米沃什等人。

无论我们是否阅读知识分子著作，现代人概莫能外地生活在不同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之下，正如无论我们是否读过牛顿原著，我们都生活在牛顿的力学原理之下。知识分子写作游弋于伟大和凶险之间，设若他成功影响了世人，有时会连“沧海桑田”都不足以形容其文字伟力。离开了让-雅克·卢梭、约翰·密尔等，现代文明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分子写作会给世界带来荣光，也会带来黑暗。因此，在同等的意义上，本书还关联着如下主题——我们如何成长为现代公民。洞悉知识分子影响世人的方式，有助于我们锤炼智慧，通过学习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知识分子的影响。

知识分子写作是一项需要划定笔墨斑马线的工作，他们必须

遵循理性，追求客观，但我们又经常看到，某些写作之所以伟大，正缘于对斑马线的违背和突破。我们在约翰·密尔、汉娜·阿伦特的写作里看到了对知识分子职责的恪守，又在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潘恩的笔下，看到对知识分子笔墨伦理的违背。吊诡的是，违背者的贡献未必逊色于恪守者。知识分子写作令人沉迷，也一言难尽。

“我是一个不让先入之见左右判断的人。”这是四百年前法国随笔家蒙田的信条，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竭力捍卫的信念。表达的上升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和开放，是以笔者虽对知识分子写作偶有褒贬，但从未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斗胆提出写作上的禁令。某些乍看不值得鼓励的方式，也许只是在等待一位擅长把握它的天才。

知识分子与学者不同，他们的思想只有立竿见影地产生影响力，其成就才有望得到鉴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抱负，与知识分子务实入世的职责不同。唯其如此，那些既尊重影响力，又能规避影响力之负面性的知识分子，更值得尊重。就这个话题，通常并不被人视为知识分子的蒙田，倒有过很好的意见，他写道：

我说的一切都是一个既非法官亦非国王顾问的人说的话，我从不认为自己够得上做这类人。作为普通人，我生来便注定必须服从公众的道理，那些道理既表现在公众的言也表现在公众的行上。谁利用我的沉思录去损害他村子里最贫乏的律法，或主张，或习俗，他就严重伤害了自己，也严重伤害了我。因为我并不保证我讲过的东西十分可靠，而只说那是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思想，混乱的、不确定的思想。我谈什么都采取闲聊的方式，从不以发表意见的方式作任何讲话，“我不像那些人羞于承认自己‘不知则不知’。”

我们将会看到，除了个别法官型知识分子，蒙田的这份谦逊乏人追随，因为知识分子含有指导他人的天职，过度谦逊会妨碍他达成使命。而法官抱有类似谦逊——如美国最高法院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曾表示：“意图做出影响他人生活的重要决定，有违我的本性。”——又与他们天然具备影响力有关。在知识分子的写作世界里，有精纯的理性，也有致幻的迷药。强悍理性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并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迷幻的技艺则有望短期速成，而知识分子生涯又须臾离不得大众肯定，故庸常之辈大多在此失足。高明之士则需要仰仗一种非凡技艺：与大众若即若离，既不因思想的高蹈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又拒绝向民众献媚。

写作效果可粗别为二：令人拍案惊奇，或令人抚卷沉思。两者的矛盾在于，使人拍案惊奇者，往往不足以令人抚卷沉思，那是因为现代公民最为倚重的理性批判力，极易随沸腾的热血而流失，案板一震，智力远逝。故过度追求前者，辄失去后者，而过于洁身自好、视“拍案惊奇”如粪土的写作，又可能失去读者，进而妨碍知识分子志业的达成。就作者而言，放弃危言耸听的现实利益，坚守客观平实的立场，是一种极难臻就的修为。我在谈论约翰逊博士时，提到过这份能耐：“他拥有随时说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妙语的能力，却更愿意在写作中节制这份能力。”就读者而言，在情绪堪堪就要被作者点燃之际，沉下心来，坚持从证据和推论角度质疑推敲，更是一项理性公民的高贵课业。

如你所见，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无比广大的论域，以笔者之薄才微能，写作中虽反复斟酌，多方考量，所得亦无非豹窥一斑，鼎尝一脔。倘小著能引逗读者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些许兴味，我大可视为一项成就。

目 录

自序：笔墨与事功 /	001
引子：私人还是公共？ /	001
让-雅克·卢梭：魅惑者 /	014
爱弥尔·左拉：给知识分子命名的人 /	039
卡斯特里奥：伟大的异端 /	051
约翰·弥尔顿 /	062
上：诗人公民 /	062
下：丛林批评 /	076
约翰·密尔：知识分子英雄是如何炼成的？ /	089
塞缪尔·约翰逊：文人英雄 /	105
托马斯·潘恩：十万貔貅一枝笔 /	129
切斯瓦夫·米沃什 /	141
上：“小地方人”的选择 /	141
下：倒映在“世界阴沟”里的诗眼 /	153
阿尔贝·加缪：安静的反抗者 /	165
汉娜·阿伦特：不合时宜的勇气 /	177
爱德华·萨义德：以己为镜 /	189

翁贝托·埃科：悠闲的愤怒 / 201

胡适：天生的知识分子 / 214

钱锺书：学者还是知识分子？ / 247

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 / 273

亚伦·德肖维茨：律师作为知识分子 / 285

法官作为知识分子 / 297

上：责任下的修辞 / 297

下：异议书——“自由的骑士” / 308

群魔：当精英邂逅大众 / 321

那些神一样的坏家伙！ / 334

修辞中的伦理 / 345

简单中的陷阱 / 357

语词的丛林 / 369

后 记 / 381

引子：私人还是公共？

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

——爱德华·萨义德

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素质。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

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计其数，笔者即见过数十种。无论观点的制造者、传播者、消费者，还是某个俏皮说法的供应商——类似意见超市的庞大货架上一只只漆色鲜亮的罐头——都可以自称或被说成是知识分子。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借他人之口提供过一个知识分子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听上去满腔鄙夷，只有对知识分子同样嫌恶的人，

才闻之欣然。瓦尔特·本雅明的定义更是奇特，道是“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那是着眼于情调了，迷恋诗人气质的读者会格外受用。英国学者C·P·斯诺脑海里萦绕着老年易卜生的形象时——他强调“没有什么是这位老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将知识分子概括成“天生的勒代特”，勒代特（Luddite）系指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运动参加者，一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命并决意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敌的人。扩充该比喻以使斯诺的定义保持活性，还可将知识分子理解成决意与现存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对抗的人，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就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那也是著名异议家爱德华·萨义德满意的表述，我们日后会专门研究他。

与之相反，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超脱之人”，这等于排除了“勒代特”。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人王，代表人类的良心。他同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听上去一点不“超脱”，读者可能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西方学者概括为古代社会“殉道三重奏”的三位古典知识分子：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涅卡——三人皆死于非命；更贴切的联想则是1600年因传播哥白尼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的科学家布鲁诺。列宁的定义是知识分子“等于常识渊博者和民众的导师”，从后一个条件里又推导出斯大林时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概念，一种关于“洗脑”的委婉表述。认定知识分子负有“改造国民性”的责任，可能是该概念在另一层面上的运用，这份责任会赋予知识分子一种庄严使命感，最终诱导他沉迷于一项超出其知识范围的生物改造工程，从而无视“洗脑”的存在。

上述知识分子定义，约有如下特点：它们互不隶属，除斯大林对列宁版知识分子定义有所继承，其余定义还具有内在冲突。“超脱之人”不会唠唠叨叨，“秋天在心中”的人，无论鼻梁上是否架着眼镜，都懒得充当民众导师，更缺乏领导工人捣毁机器、推翻旧政权的兴致。发起美国独立战争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个国父群体，除军人出身的乔治·华盛顿外，都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与一个世纪后由列宁及其继任者奠定的革命知识分子模式鲜有相通之处。无论杰斐逊、亚当斯还是汉密尔顿、麦迪逊，都不曾密谋过地下活动，他们无需担心军警监视，也不必乞灵于刺杀、起义、暴动等酷烈手段，在北美那块相对质朴的大地上，他们的建国方略与一种纯净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融合无间。他们不是“勒代特”，更无从“殉道”。

有学者认为，应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称为知识分子——他们纵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言说方式也堪称知识分子表达的光辉典范——结合班达的激情定义，大法官又落选了。大法官的工作过于安稳，在终身职位的保障下，无惧权力和公共舆论，更无需承担生命风险。此外，大法官的司法写作是一种职务行为，缺乏知识分子写作的业余性和独立性。美国建国之初有一位大法官蔡斯，替亚当斯竞选总统拉票，积极推动限制言论自由的《惩治煽动法》，还在法庭上配合检察官，要求被告自证己罪，导致杰斐逊总统执政伊始就对他进行调查，并“促成了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饶是如此，弹劾仍归失败。蔡斯日后有所悔悟，在约翰·马歇尔执掌的最高法院里，成为一位至少说得过去的法官大人。

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最新突出成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既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资

深法官，又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是一位著述极丰、影响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述快到这种程度，学者对他上一本书的讨论还未结束，他另辟蹊径、锋芒毕露的新书又已上架。可见，认同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条，都会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我国还有“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之分，自是一种笼统的身份式归类。如果陈寅恪、钱学森等人算“大知识分子”，随便哪个中学老师、公司会计、博客写手、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者都可以算“小知识分子”，将使针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乱成一锅粥。一个兼容中学老师与陈寅恪的定义，已经无限趋近人类整体的定义了。

二

必须对知识分子的范围加以约束。

可行办法是，找出一种类型，我们除了称他们“知识分子”，用别种名称都有欠完整。以陈寅恪为例，当然可以称他“大知识分子”，但叫他教授、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国学大师又有什么不妥呢？同理，把钱学森说成科学家或“中国导弹之父”，比空泛的“大知识分子”更能概括其成就。中学老师或公司会计亦然，两者已然构成指向清晰的名称，无需“小知识分子”一词来画蛇添足。雪莱也不妨是知识分子，但叫他“诗人”更好些。正如易卜生更合适的称呼是戏剧家，哪怕他的戏剧创作引发过一个时代的骚动，并带出知识分子群体的激情表达（如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讨论），仍无改易卜生的戏剧家身份。奇怪的是，保罗·约翰逊在专著《知识分子》里，竟为雪莱和易卜

生各辟一章，我们只能感叹，即使在专业研究者里，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也是各说各话，歧义纷呈。

可以明确的是，绝大多数称为“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的个体，其工作特点和职业特性均未对“知识分子”称谓构成依赖，放弃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不会导致歧义和混乱。对笔者来说，既然意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在材料选择上就可作出如下限定：只有在其作品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征时，方是适宜的讨论对象。

何谓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作者走出专业领域，着眼公共话题，面向人类社会的公共关切，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公众，思维方式上力求合乎公共理性，当他这么做时，无论之前的身份是学者、科学家、小说家还是一名普通公务员，他都是一位符合苛刻认定标准的知识分子。比如，写出《卢贡-马卡尔家族》长篇系列小说的爱弥尔·左拉原是一位出色小说家，当他激于一腔正义和公民良知，替蒙受冤屈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打抱不平，并用朗朗上口的书信体檄文写出震撼全法国、影响全欧洲的《我控诉》时，他的身份就转变了，那一刻，除了说他是知识分子，没有别种称呼可以评价他的工作和成就，除非，我们叫他“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一个新名词，出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的专著《最后的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却并非一种新人。实际上，正是感于名词“知识分子”频遭滥用，雅各比才深感有必要加一个限定词，还原知识分子本义。他笔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恰是此前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个精英群体。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系同义反复，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衍生

含义（包括中国式“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则属误用。

有趣的是，后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为了向原初的“知识分子”返航，学者接受该称呼后，又发现了该词的别种好处，可以借道梳理“知识分子”家族中的乱象。

C·P·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提到同事、当代最杰出的纯粹数学家之一G·H·哈代的困惑，他写道：

大约在30年代，哈代有一次颇感困惑地对我说：“你注意到今天怎样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吗？似乎已有一种新的定义，肯定要把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阿德雷安或者我排除在外。你看这有多么奇怪。”

很好玩不是？这位哈代先生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他的学生里包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仍对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耿耿于怀。于是，为安抚那些曾被呼为知识分子、又与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知识界人士，有人借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语词便车，发明出“私人知识分子”。大致上，但凡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者，均可被“私人知识分子”所收容，包括中国式大小知识分子。

随着“私人知识分子”概念的诞生，学者再接再厉，向世人贡献了另外一些分类学概念，如学院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体制外或体制内知识分子，稍早些的米歇尔·福柯还贡献出“普遍的知识分子”与“特殊的知识分子”这对标签。在别种论述题旨下，这些概念各有胜场，但就“知识分子写作”而论，它们用处不大。当我们意欲关注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品质时，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品质特别喜欢栖息在学院知识分子或独立知识分子身

上。标签适用于群体，伟大知识分子往往抗拒标签，留下独一无二的私人印记。

三

大致上，所有知识人都可视为私人知识分子，只有在他对公共事务发表含有公共关切且不以专业人士为目标的文章、演说时，他才临时客串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因此，每一位正在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私人知识分子”，都含有程度不等的兼职性，这份兼职性还会浓淡不匀地带来表达上的外行性及业余性，他对此最好有所预警。

据说，国内有微博大V在自我介绍一栏里写着“公共知识分子”，那有点搞笑。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成为职业。试想，公共事务牵涉广大，所涉学科深浅不一，不专属某种专业——法学是个例外，拥有更多法律知识的知识人，更容易成为优秀公共知识分子——而更多地依靠常识和经验，尤其依赖知识人的思辨水准。再则，个体即使洋溢着源源不竭的正义激情，在一个还算良善的社会里，他一般不容易找到那么多邪恶丑陋，供他日日笔耕，天天批判。

这里还有个矛盾之处：伟大知识分子大多出现在那些虽有弊端但社会总体还算健康民主的制度和言论环境里，而一种过于黑暗的政治环境，会致力于铲除异端，它不打算让具有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人自如地存活，在那种地方，你的公共批评未及面向公众，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批评者本人是否幸免，还得看运气。本书所提到的卡斯特里奥，就是明证。所以，强调自己是职业公共知识分子，实行起来就像说自己每天都在竞选总统一样

滑稽。

再以批判现代极权制度闻名的三位知识分子为例，乔治·奥威尔是在无需担心迫害的英国从事写作，作品出版时虽受到不少刁难，但个人安危无虞。萨义德在《行走在狗群之间》一文中评论道：“奥威尔有关政治的持续不断的创作不是发生在他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不是发生在他对具体的帝国主义经历稍感兴趣的时候，而是在他再次融入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且后来以这种生活为主的时候。”切斯瓦夫·米沃什撰写《被禁锢的头脑》时，已经身在巴黎，且作为逃亡者，已可确认不会再回到苏联阴影下的波兰。如果他必须回去，这本书不可能产生。据崔卫平女士介绍，他的书后来在波兰出现，还是“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撰写《古拉格群岛》时，先已认定无望在苏联出版，因而不必在表达上有丝毫顾虑。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保护已经写就的稿子和大量素材，避免让警察搜走。可见，在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地方，往往一派死寂；而死寂的高级阶段，则表现为群情亢奋的万众欢呼，这类欢呼足以使得任何知识分子的异议，要么无法写出，要么无法被人听闻。

有美国知识界良心之誉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主要笔墨工作是写小说和那些更具私人知识分子色彩的著述，如《论摄影》和大量文学评论；当今欧洲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除了那些非常成功、非常别致的小说，还从事大量具有博学、博趣属性的私人著述，他还以“中世纪学者”闻名，相形之下，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只是笔墨余事。

的确，有些知识分子能力全面，情绪饱满，下笔如飞，愿意在人类的各项公共事务中发表纲领性、指导性意见，如哲学家伯

特兰·罗素和保罗·萨特，他们都具有对任何话题日均发表三千言高论的磅礴能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里，对罗素的涉猎范围作了一番不完全归纳，让人惊叹：

他的著书范围涉及几何学、哲学、数学、司法、社会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义、逻辑学、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问题、人脑、工业、原子入门（此书出版于1923年，36年后他又出了一部关于核战争的书）、自然科学、相对论、教育、怀疑论、婚姻、幸福、道德、休闲、宗教、国际事务、历史、权力、真理、知识、权威、公民、伦理、传记、无神论、智慧、未来、裁军、和平、战争犯罪以及其他论题。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几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话题，例如唇膏用法、旅游礼仪、雪茄选择以及虐妻等等。

即使天资卓颖如罗素，他贪多务得的结果，事后盘点也可能入不敷出，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如保罗·约翰逊记录了他更多的笑料，而非更多的教诲；对其持赞美态度的，如萨义德，也仅仅认为“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听上去并不像是赞美。据说，热衷于在人类一切事务上指指点点的罗素，生活上极端低能，“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

那么，对于不具有罗素、萨特式才能的知识人，放任自己对每一个凑巧经眼的不公正现象加以批判，他就非常可能把自己弄成那种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的人，一台文字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相应分币，就吐出对应观点。有编辑说过一个笑话：某自